

奉節文史資料

美蘭

8

政协奉节县委员会编

7234

李仕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奉节

奉节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政协奉节县委员会编

目 录

彭咏梧在奉节	周炳文(1)
姚杰碧血洒长空	盛星辉(13)
葛遂元语音研究及其成果运用	王大椿(17)
英国传教士的奉节不了情	李 江(26)
晚清夔州两大工程概述	李 江(30)
致力于夔州古城建设数十年的崩德桐	
.....王大椿 李 江(39)	
白帝城筑建时间与称名原因	陈 剑(42)
白帝寺始建时代	陈 剑(53)
夔北古镇竹园坪	李 江(66)
刘心源撰写《首州赈务碑记》	李 江(75)
十三姓人落户三角坝溯源	郭彦初(82)
奉节最早发现佛舍利踪迹	
——信州金轮寺大隋皇帝舍利宝塔下铭出土记	
.....李 江(88)	

六腊之战见闻	谭光武(92)
在奉节落户的一支抗敌演剧宣传队 ...	苏川颖(101)
扬袂睢舞解	
——竹枝词祖源探索	陈 剑(106)
三角坝“陪新郎”的习俗	邓佐田(116)
五月端午划龙船 吃粽子 挂蒲剑 ...	谭光武(122)
八月中秋吃月饼	谭光武(129)
庚子赔款加重奉节人民的负担	李 康(133)
民国末期奉节的田赋征实	
..... 余世昌	李 康(137)
我的一段惊险历程	白勋自述李江整理(146)
“批斗”周子游经过	周开华(151)
正直青年马元勋被谋杀	霆 锐(155)
民国时期兴隆的匪患与大刀会	郭彦初(158)
吴佩孚落荒白帝城	李 江(162)
清末诉讼轶闻二则	邓佐田(166)
土匪锯老三团伙覆灭记	凌 高(170)
匪首锯老三帮凶马洪民秘闻	耕 夫(174)
夔城往事	苏川颢(178)

府署、县署、县府	(179)
协台衙门	(182)
奉节县解放的那天	(185)
奉节县毒品泛滥见闻录	(189)
奉节县的慈善事业	(193)
讲理息讼	(195)
1941 年奉节霍乱大流行	(197)
两次剪辫子	(198)
荒诞年月荒诞事	(200)
臭虫 干疮 打摆子	(204)
“瓜菜代”	(206)
奉节的标准时间	(208)
刘湘灵柩过奉节	(209)
孙元良在奉节“拉肥”(即绑票)	(211)
募兵 征兵 拉壮丁	(212)
奉节城区公厕简史	(215)
受洗 礼拜 圣诞节	(217)
土匪和神兵	(219)
火 葬	(220)
奉节的同业公会	(221)

书法家陈虎章	(224)
潘鹄臣其人	(226)
刘子正	(227)
李善人	(229)
轩辕宫的黄和尚	(230)
柚子公爷	(232)
李二老师会遁	(233)
舒年芳膏药	(235)
夔城名厨	(236)
看牛专家王吉厚	(237)
李二金爷划龙船——“赢得输不得”的由来	(239)
奉节有个“四不象”	(240)
傅麻子趣闻三则	(242)
匪首杨诗发报恩记	(243)
徐鸿春开黑店	(245)
恶巡官挨“冷炮”	(247)
逗细娃	(248)
束缚、歧视妇女习俗	(252)
嫁妆	(255)
节孝牌坊知多少	(257)

滢滩堆	(259)
观“峡门秋月”	(261)
奉节的吊脚楼	(263)
奉节的戏园子	(266)
粗描奉节城隍庙	(269)
黄桷树和鹰	(271)
忆老巷	(274)
跨干沟四座石桥的故事	(276)
穿花衣服 跳交谊舞	(278)
油衲砣 百家衣	(281)
烟哥	(283)
字库	(285)
抗战时期奉节的灯亮	(286)
渡口和“递漂”	(289)
轿行 轿夫	(292)
洗衣嫂和纤夫	(295)
奉节民间不良习俗	(297)
县城三大凶宅	(300)
奉节报刊源流	(302)
奉节的私塾	(304)

奉节县的篆刻(附木刻)	(307)
“洋钱”的信用	(317)
奉节县的中药铺	(320)
油榨坊 打油匠	(323)
剃头与理发	(325)
水市、炭市、粪市	(328)
粮票、布票、回肉证	(330)
全城一家卖豆腐	(333)
“文革”时期饮食店见闻	(336)
“文革”时期的年货、年夜饭	(338)
土碗、瓷碗、砂钵钵	(340)
“三渣”升位	(342)
说 鞋	(344)
烫 灶	(346)

彭咏梧在奉节

周炳文

彭咏梧这个名字，在下川东尤其是奉节可谓家喻户晓。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在这里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直至最后献出宝贵的生命。解放后，195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以第一号令确认彭咏梧同志为革命烈士。1962年，奉节县人民政府将他的遗骨移葬于奉节城后北门坡烈士陵园。为便于过往客人瞻仰，1966年冬月又将彭墓迁至县城广场北面，建立彭咏梧烈士陵园。1989年10月纪念彭咏梧同志牺牲40周年，奉节县委、县政府为他塑造了半身铜像。彭咏梧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1997年1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彭咏梧烈士陵园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红岩》小说称彭松涛，1915年出生于云阳县红狮乡彭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8

年他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书记。毕业后回到云阳工作，作过地下党云阳县委书记。后来较长时间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负责人之一，主要是领导工运和学运，并负责办《挺进报》，搞宣传工作。1947年秋回到下川东组织发动武装斗争，时年33岁。妻子江竹筠，《红岩》中的“江姐”，自贡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川大与彭咏梧相识，在革命战斗中建立感情。并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同彭咏梧结为伴侣。江竹筠在重庆负责领导学运，1947年11月同老彭一道来下川东。老彭牺牲后，她转到万县地方法院作职员，为中共下川东地委委员。由于叛徒出卖，1948年6月14日在万县被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从容就义。老彭有两个儿子，长子彭炳忠，（系前妻谭正伦生），川大党委副书记、教授；次子彭云，（江竹筠所生），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

1947年，二野大军渡过黄河，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接着，我军在黄河以南组织四路大反攻，全国即将掀起革命的高潮。为配合这一大好形势的发展，地下党南方局下令各地下党组织，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

织武装暴动，扰乱敌人的后方，牵制敌兵力，配合大反攻。彭咏梧对下川东情况比较熟悉，组织上决定派他回去领导武装起义。1947年秋，老彭带领江竹筠、吴子见来到下川东，率领先期陆续到达的蒋仁凤、卢光特、王庸等一起开展工作。他先到万县，与下川东地工委研究，分工负责组织武装斗争。首先搭起了川东游击纵队的架子，老彭自任政委，云阳的赵唯为司令员，蒋仁凤任参谋长，江姐搞交通联络。纵队下设三个支队：云奉南岸设七南支队，由刘孟伉负责，后来吴子见去这个支队任政委；云阳北岸设巴北支队，由赵唯、陈汉书、陈恒之负责；奉节、巫溪、巫山设奉大巫支队，由彭咏梧、蒋仁凤和王庸等同志负责，老彭兼任支队政委，后来发展陈太侯为党员，并任支队司令员，蒋仁凤任参谋长，王庸分到巫溪，帮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这样就把云奉的南北边沿和巫溪的北边连成一片，构成了一幅大巴山革命根据地的蓝图，就像在敌人的战略要地插下一把利刀，以粉碎敌人企图退守西南，凭借大巴山和长江三峡天险负隅顽抗的梦想。

奉大巫支队的据点设在何处？老彭选中了奉节的

青莲乡(今新政乡)。这里属大巴山脉,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这里离县城二百华里,是国统区的薄弱地区,又是云奉巫边沿的中心,有利于指挥联络。这里群众深受压迫剥削,天灾人祸频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生存求解放的革命热情很高。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良好的工作基础。早在1945年秋,党组织就派1938年入党的雷济萍去青莲中学任教,想在这里扎根,因身份暴露不能立足,由进步学生陈庆惠护送回云阳。后南方局又派出工作组到奉、巫,工作组成员贺德明1946年到青莲中学,以任教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很快取得了当地大地主、学校董事长肖和中和副董事长廖竹的信任,后来竟当上了校长。经过一年多的工作,争取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肖和中的儿子肖克成成为我党地下工作的积极分子,后来发展为党员。起义时,肖、廖二人捐献出家中的全部枪支弹药。部份老师、学生以拜把子(结拜盟兄弟)的形式组织联合起来,1947年的夏秋,组织了两次拜把子,有20多人参加。第一次贺德明为大哥,第二次是青中老师——地下党员陈瑞芝为大哥。誓词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人有事,大家出力。当时我也参加了,但以

后才知道这是党的外围组织，是发动群众的一种方式。

老彭常穿梭于奉节与云阳、青莲与昙花（青莲乡毗邻的一个乡）之间，抓住当地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的力量，串联、发动群众。他自己则有目标地召开各种座谈会，做发动工作。参加座谈的有上中层人士、农民、教师和青年学生，彭向他们讲解革命的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和陈祝南参加过两次座谈会，座谈会内容一次比一次深入。第一次主要是向我们讲革命的大好形势，指出青年的奋斗方向，对我们启发很大。第二次，就向我们交待任务了，要我们代表党去宣传共产党的好处和政策，大胆揭露国民党的腐败。要我们利用亲朋好友搞个别串联活动，对上层要作争取工作，对极端反动分子要控制。在会上陈祝南和我都提出入党要求，老彭当即答复可以，并说你们出去就代表共产党说话。以后在行军途中，他告诉我俩被批准为中共党员。座谈会后，根据老彭的旨意，陈祝南陪护老彭到昙花乡一带工作，我到了云阳的桑坪乡，那里有个族兄是副乡长，有一定的势力，我向他讲了当时的形势和政策，要他支持共产党和游击队的行动，

他欣然同意。后来，我们的领导和游击队去来云阳经过他那里时，安然无恙。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青莲乡一带的革命浪潮一时间搞得轰轰烈烈，群情振奋，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少数极端反动分子有的逃跑了，有的闭门不出，再不敢耀武扬威了，旧乡政府的人逃之夭夭。同时，报名参加游击队的，捐献枪支弹药的也越来越多，很快形成了一支有六十多人参加的武装队伍。为了震慑敌人，补充队伍的枪支弹药，训练队员的实战能力，是年冬月下旬的一天，奉大巫支队袭击了云阳的商业重镇南溪，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其中机枪一挺），枪毙了反抗的乡长。首战告捷，大获全胜。这下很快惊动了敌人，云奉巫的警察中队和省保安队都出动了。云阳的警察中队出动最快，尾随而来。我游击队员分两部份返回，一部份回到青莲乡，一部份往昙花乡方向，行到罗家坝住在尹家箭楼子（碉楼）休息，云阳警察中队接踵而至，围着箭楼放火焚烧，我队员牺牲约十人。奉节警察中队也前来围剿，行至青莲乡的铜钱垭，被我部份游击队员击溃，绝大多数投降，少部份逃跑，中队长余志被俘，缴获了部份武器，内有机枪一挺。经过几次战

斗，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队伍迅速扩大，武器装备得到补充，吓得敌人闻风丧胆，惊恐万状。

为扑灭革命烈火，国民党反动派集结更多的保安队和警察中队到青莲乡，驻扎在乡公所和学校。我游击队则从四面八方云集到青莲乡与高治乡交界的制高点——老寨子。此时，游击队已有 100 余人，在这里待命。支队的领导人在离老寨子约五里路的马厂开会，研究对策。开始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集中兵力，把来犯之敌拿掉。老彭不同意，他说：我们虽然居高临下，地势有利，但敌我力量悬殊，敌人的武器比我们精，即使能取胜，也难免不付出重大代价，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以利今后大战。有的主张分散隐蔽。老彭认为，这样可避免一些损失，但我们这百余人，来至四面八方，刚集中还未来得及教育整顿，分散容易，集中就难了，建立大巴山革命根据地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这不符合上级组织武装斗争的指示。最后，老彭提出撤退到巫溪的边远高山红池坝搞整顿，然后有组织有领导的分散隐蔽。敌弱就拿起枪杆子合而歼之，敌强就拿起锄头当农民分散隐蔽下来。这样集中分散很灵活，也解决了大部队吃、住

难的问题。根据地又能保持一定的武装力量，可以同敌人周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大家认为，这个意见好。认识统一了，就开始行动。由陈太侯带几人到昙花乡、公平乡、大寨乡征集人员和武器弹药，到红池坝参加整训。现有的百余人分两部份行动：一部份六十人左右，称为武攻队，由卢光特、吴子见率领，往南到云阳的南乡去打游击，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另一部份五十人左右，称基干队，由彭咏梧、蒋仁凤、王庸率领，往北去巫溪红池坝搞整训。陈祝南和我在这一部份。陈祝南是青莲中学的总务，在基干队仍作总务。我是青莲中学的学生，作游击队的宣传员，走时带走了学校的油印机，因老彭还想继续办《挺进报》。

马厂会议结束已近傍晚，我们随老彭的七八人，夜宿在老寨子庙上。在一间屋里开地铺，大家睡在一起，老彭风趣地说：我们今晚睡个大团结，这个条件还可以，以后还不一定有这种条件呢。第二天早饭后，两支部队分路出发。老彭长期在城市工作，很少走山间小路，又患有结核病，步履维艰。我走在他前面，陈祝南在其后，随着他前行。下午到平安槽（今平安乡），他已精疲力竭，脚一软就跌倒在路坎下的一个天坑边，

陈祝南很快一把抓住他，才未滚下天坑。我们把他扶起来，他一摸帽子不见了，我才跳下去捡起来。我们想扶着他走，他说：路还长呢，休息一下就行了。坐了片刻又继续前进。当晚夜宿平安槽的一家农户。在堂屋里烧两堆大火，四十几人围两个圆圈坐着。老彭风趣地说：昨晚我们在地上睡，今晚是在板凳上睡，要靠得越紧越好。蒋仁凤接着说：抓紧休息一下，还要继续行军。腊月初几的晚上，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冰冻很大，路又很滑，五更刚过，就开始走。行前老蒋交待：不准用电筒、火把，要一个接一个地走，才不会掉队、迷失方向；夜行要慢，走下坡要一只脚踩稳后才能出二只脚，走上坡可以用手撑着腿走。天刚发白，到了石王庙。这时有些同志站着都打瞌睡，想进庙里小憩和做早饭吃，但和尚不允，说那边保长家里来了很多国军，不敢接待你们。老彭、老蒋听了一惊，说：我们的侦察员怎么没回来反映这个情况。他俩感觉情况严重，倦意顿消，振作精神，指挥游击队抢占山头（鞍子山），等待战斗。队员们也很振奋，荷枪实弹迅速占领了山头，找好掩体。等了一阵，未见敌踪影。这个山下的北面就是巫溪的黑沟壑，暗洞包住着一户姓杨的农